

老子教育思想再评价

——以郭店竹简《老子》为依据

姜国钧

(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的竹简《老子》与今本多有差异, 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老子的教育思想。《史记》的记载与简本《老子》相契合, 说明老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关注道德重建问题的思想家, 孔子是在老子的影响下致力于道德重建的。老子区分了“明”与“智”两种智慧, 在此基础上又对“为道”与“为学”作了严格的区分, 进而提出了自觉守道, 主动施教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 简本《老子》; 老子;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2-0262-04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三组竹简《老子》(下称“简本”), 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首先,《老子》的成书年代可以进一步得以确定;其次,《老子》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问将得以澄清;再次,道家与其他学派特别是儒家的关系得以重新认定;最后,道家思想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地位、影响和发展线索将进一步明确。^[1]长期以来,教育史界的许多人认为老子从根本上反对教育,没有有价值的教育思想,一定要寻找老子的教育思想,也只能从他的哲学思想中引申出一些自然主义的教育观来。造成这种误解当然只能归咎于道家末流对老子思想的篡改或极端化。简本的出土,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老子的教育思想。

一、反对道德教化还是重振道德精神

认为老子反对儒家的道德教化,是因为今本《老子》(下称“今本”)中有这样三段话:“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

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三段话简本大异于今本。简本记载为:“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辩不足,或命之有所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①

裘锡圭认为,简本与通行本的区别有重要的思想意义。陈鼓应同样重视这一差别。在他看来,简本应该代表较早的老子思想,这思想并不是针对儒家而提出。而且,道家与儒家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他还提出对老子反对仁义的观点重新进行考虑。^[2]庞朴也认为简本“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3]不仅如此,我们认为,老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关注道德重建问题的思想家,孔子是在老子的影响下致力于恢复传统道德的。也就是说,《史记》的记载可与简本相互印证,是可信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②,“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的记载正与简本的思想相契合。老子

白比仁人,反对将聪明博辩用于议论别人、发人之恶。因为那些“好议人者”听起来具有道德正确性,实则都是白私自利、贪求富贵的人。故老子以“毋以有己”送孔子。简本所反对的是将智巧思虑用于诡辩、私利和伪装,而不是反对智巧思虑本身,更不是反对仁义礼智。老子担心人们分辨不清“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的真正含义,进而提出分辨运用智慧的正当性的原则:“视素保朴,少私寡欲”。老子所触及的正是礼的精神实质——牺牲精神,说具体一点就是克己利人。孔子的克己复礼,谋道不谋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慎言等思想都与老子的思想相契合。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明显是道家末流针对儒家提出的,又将“以为辨不足”改为“以为文不足”,模糊了老子“三言”的深层含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还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与老子的话多么相似!其对“巧言令色”“富贵而骄”恃才而“骄且吝”的鄙视,对“枵也欲”的批评,对“乐而不淫”的赞美,或许正是听了老子的一番话后切己自反所得。

简本第四篇第一章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老子重振仁义孝慈等传统道德的思想。老子本来的意思是,大道废弛,怎么会有仁义呢?家庭不和睦,怎么会有孝慈呢?国家昏乱,怎么会有正直的臣民呢?这些都是针对春秋时期传统道德沦丧的现实而发的。三个反问句表明老子对“仁义”“孝慈”“正臣”的充分肯定,对“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的深恶痛绝。老子深究了春秋末年道德沦丧的原因:统治者诚信不足。他们把老百姓安居乐业自由自在的生活说成是自己的功绩,让老百姓敬畏他们、崇拜他们。进而对老百姓发号施令,鼓动老百姓都去建功立业、相互争斗。结果是“邦家昏乱”“六亲不和”。老百姓看穿了统治者昏庸腐朽,纵欲享乐的丑恶面目后,对统治者失去信心,不再尊重他们,而是轻蔑他们。在老子看来,只有回归道,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才能重振仁义孝慈等传统道德。重振传统道德需要自觉守道,主动施教,而不是依今本所理解的那样否定教育,任其自然。

二、主动施教还是任其自然

如何重振传统道德?依今本,“无为”足矣。而

所谓无为就是任其自然。简本则要求侯王主动施教,要求人们自觉守朴归真。

今本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这一段话简本作:“道恒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简本的意思十分明确,侯王应以“无名之朴”教化百姓。首先,侯王自己要守道无为,这样万物就会自我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必然有欲望产生。这时侯王就要以“无名之朴”来镇服刚刚产生的欲望。这样老百姓就会知足,知足就会宁静。于是万物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今本多出“无不为”,似乎只要无为就万事大吉了。又多出一个“吾”字,“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施动者就不是侯王而是老子了。又将“知足”改为“无欲”,似乎只要以“无名之朴”教化百姓,百姓也就像圣人那样无欲了。

那么,侯王用以修身的“道”和用以教化百姓的“无名之朴”是什么呢?简本第一章第一篇云:“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一种状态,一种未表现为具体事物又存在于具体事物并决定具体事物存在的状态。它是惟一的,故“寂寥,独立,不改”;它是无所不包的,故曰“大”;它是变动不居的,故曰“逝”;它是永恒的,故曰“远”;它是周而复始的,故曰“反”。这有些抽象,所以老子又用“自然”“无为”“朴”“虚”“中”“赤子”“水”“谷”等概念来概括和描述道的本质特征。

侯王如何守道,如何教化百姓呢?老子认为,人生而有德,人的本性是合于道的。王弼对“德”有一个著名的解释:“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今本三十八章注)“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今本五十一章注)人的德性是对道的禀受。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人的德性的根本特征也是自然。简本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虫蛇弗,攫鸟猛兽弗扣。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然怒,精之至也。终日乎而不忧,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赤子之性纯乎自然。成人之性则不同,有两种情况。其一为得道的智者,他们“知和”而明智,故常德不离。其二为“益生”者、“心使气”者。他们贪求享乐招至大祸临头(王弼注:生不可益,益之则夭);他们用心指使精气,阳刚而强壮,殊不知物壮则老。智慧有两种,益生使气的智慧背离大道,知和

守道的智慧合于大道。老子所要摒弃的是被欲望所驱使,逆道而行的所谓“智”“虑”“巧”“辩”;所要开启的是“知和”“守道”“归朴”“寡欲”“知足”的“明”。自然之物无心,故常德不离;人有心,既可生“益生”之“智”,又能悟“知和”之“明”。如果一任自然,就会“化而欲作”。自觉守道归朴,才能常德不离。主动施教,以“无名之朴”——道——教化百姓,才能镇服欲望驱使下的“益生”和“心使气”的“强梁”,救民于水火。

简本又说:“致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今本则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简本首先提出守道归朴的途径:笃实有恒,强调的是修身的自觉性。接着指出自觉修身的根据是“万物刚刚发生,即坐以待复”,即循环运动,物极必反的道理。最后更进一步揭示其最终根据是天道周而复始,最终都要回到道的根上去。今本守道归朴的途径及依据不再明显,看不出认识规律后就要自觉遵守规律的逻辑。因此,以今本为依据,老子只是强调自然而反对自觉,更是反对主动学习和主动施教。简本出土后,这种误解亦可以休矣。

然而,简本中同样能看到“行不言之教”“教不教”“学不学”“绝学无忧”等语,又作何解释呢?

三、正言若反

简本三组《老子》仅一章重出。第二篇第六章:“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这段话同见于第四篇第四章,“教不教”作“学不学”。今本亦作“学不学”。“教不教”与“学不学”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不教众人所教的那些东西,不学众人所学的那些东西;另一方面指教众人所不教的,学众人所不学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复众之所过”,即弃绝众人所走的极端道路,重新回到正确的教学道路上来。合言之,“教不教”“学不学”是指走一条与世俗相反的教学道路:学道和为道,即上文所说的通过教学和自悟开“知和”之“明”,自觉守道归朴。礼崩乐坏的时代,众人以“难得之货”为贵,为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教导年轻人追逐物质利益,纵欲享乐。结果是“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仁义、孝慈、正臣不再有。老子愤而立言,警告为教者不要教坏了青年,劝告年轻人不要学坏。“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教育是关乎人一生的大事,施教之前就要考虑到施教的结果是否符合初衷。

“为之者败之”:按照个人的目的和意图去塑造受教育者,结果只能是破坏人的自然本性,败坏一代青年。“执之者失之”:想要控制年轻人的思想,将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我所用,结果必然是失去他们的信任,与他们更加疏远。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为之者”和“执之者”想要看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之”“执之”呢?道理很简单,欲望驱使他们这样做。所以,以“复众之所过”为己任的圣人首先要做到“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然后才能辅助万物各按其自然本性自由地发展。郭店一号墓的墓主是“东宫之师”,即楚怀王太子横的老师^[4]。三组《老子》的编次理致严密^{[5](50)},重复编入这段话一定是有意为之,可达到两个目的:其一,不同的抄本从“教不教”和“学不学”两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复众之所过”的途径,难以取舍,重复编入可使二者得以保留;其二,可从教和学两个方面教导太子远流俗,归真朴,并以此教化百姓。

简本第二篇第九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也。”这段话被认为是老子否定教育作用的有力证据。郭沂对“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有独到的见解:“‘居无为之事’的‘居’字,注家多释为‘处’,谓圣人以‘无为’的态度处世。今释作‘担当’,谓圣人担当‘无为’的事业”。“何谓‘不言之教’?我们知道,道本来是没有名的。道既然无名,所以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言说的。窃以为,‘不言之教’乃指符合道(‘不言’者)的教化。”^{[1](89-90)}所谓符合道的教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而弗始”。让学生的本性和潜能自然地表现出来,而不是替学生确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第二,“为而弗恃”。本性和潜能自然地表现出来后,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这时就要有所作为。但教师只应在“化而欲作”的时候“镇之以无名之朴”,即引导学生“为道”,而不能成为学生的依靠。要让学生“自为”,而不能替学生包办一切。第三,“成而弗居”。达至目标,获得成功后,教师不要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为道”的学生也不要停止在某一终点上,“为道”是没有终点的,它仅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老子注意到,让人按其本性自由成长,自我作为,一些人总是不放心的。因为世界上是有美丑善恶的,教育就是要塑造美,培养善。对这一问题,老子是从两个方面思考的。第一,如前所述,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合于道的。人之所以会走向邪恶,招致祸患,是因为“益生”和“心使气”。因此,只要引导人自觉为道,“天下将自定”。第二,“道生一,一生二,

三生三,三生万物。”(今本四十二章)道是惟一的,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特征。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有恶,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有不善,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如果按照美和善的标准确定一个统一的目标,一定要把每一个人都塑造成美的善的,这本身就违背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教育要顺应人的本性,就要有包容性^[7]。作恶多端的“强梁者”“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手矣。”(今本七十四章)学校不是司法部门,教师不是“司杀者”,为防止犯罪而限制学生的自由发展,稀有不伤害教育本身的。“不言之教”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然本性,重视其自然的思悟,让其自我完善自身的人格。这就要求施教者“贵言”,尽量少发号施令。另外,“不言之教”还可理解为“身教”。侯王自觉守道,老百姓就会质朴无争,相安无事。教师以身作则,学生就会仰德而从,知和守朴。

第三篇第二章:“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也。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忧。”“绝学无忧”一语置于何处,历来争论不休。简本的校对者将其置于“学者日益”一章之后,不仅解决了一桩千年公案,而且为我们完整地理解老子提供了有效的文本。理解这段话的关键在于理解益什么和损什么。王弼把“益”解释为益其能、进其智;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所以绝学无忧。如此则“损”的意思是损其能、损其智,同样是损害自然本性。窃以为“益”是益“有为”,“损”亦损“有为”,所以说“损之又损,以至

无为也”。“无为”即按照万物的自然本性成就万物,所以说“无为而无不为”。“有为”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万物,结果是戕害了万物的自然本性,所以说“绝学无忧”。老子并不是反对学习和教育,而是要将他所主张的“为道”与世俗的“学”严格区分开来。在他看来,修身就要摒弃世俗之学而为道,过一种真实、自然、自由的生活。

注释:

- ① 今本引王弼本,简本引郭沂校本,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② 孔子适周的具体时间《史记》没有记载,《索隐》只说不可能是有些人推测的17岁,而应在“既仕之后”。《史记》在孔子适周问礼之后记载了鲁昭公二十年的事,是年孔子30岁,就是说,孔子问礼是在“而立”之前。

参考文献:

- [1] 冯国超.郭店楚墓竹简研究述评(上)[J].哲学研究,2001,(3):74-78.
- [2] 王博.美国达慕思大学郭店《老子》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J].道家文化研究,2001,(17):1-12.
- [3] 庞朴.古墓新知——漫谈郭店楚简[J].读书,1998,(3):3-7.
- [4] 姜国钧.从郭店楚简内容看“东宫之师”[J].中州学刊,2002,(4):162-166.
- [5]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6] 姜国钧.和谐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哲学思考[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1,(1):22-27.

Reevaluation of Lao Zi's educational ideology

——Judging by Lao Zi in Bamboo Slips in Guodian

JIANG Guoju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Lao Zi i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in No. 1 Tomb in Guodian of Jingmen in Hubei Province differs a lot from the Wang Bi's Version of Lao Zi, thus making it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Lao Zi's educational ideology. The fact that the accounts recorded in The Annal of History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in Lao Zi in bamboo slips proves that Lao Zi was the first ideologist among the scholars in the pre-Qin perio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rals; and that Confucius set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rals after being influenced by Lao Zi. Lao Zi distinguished the wisdom of “Enlightenedness” and “Cleverness”, and made distinction between “practice of Tao”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and advanced the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observing Tao of one's own will and teaching on one's own initiative.

Key words: Lao Zi in bamboo slips; Lao Zi; educational ideology